

作家谈剧作

『作家谈创作』组编

花城出版社出版

作客後劇作

作家谈创作

《作家谈创作》组编·花城出版社

作家谈创作

(上下册)

《作家谈创作》编辑组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41,625 印张 2插页 961,000 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2版

1985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3,501~37,350 册

书号 10261·65 定价 6.65 元

目 录

(下 册)

诗歌创作谈

谈诗.....	郭小川 (721)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李季 (729)
“我”和我的诗.....	张志民 (736)
关于我写诗.....	沙鸥 (745)
关于新诗发展问题的一封信.....	公木 (756)
我的几首街头诗.....	田间 (765)
我怎样写街头诗的?	曼晴 (772)
森林, 教我幻想与歌唱.....	傅仇 (778)
煤海谈诗.....	孙友田 (797)
从我的写诗谈起.....	芦荻 (810)
学诗随感.....	苗得雨 (818)
诗海探贝.....	向明 (829)
--首诗的完成.....	王亚平 (840)
处女作的诞生.....	梁上泉 (845)

- 写《百鸟衣》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韦其麟 (850)
撒尼人民与长诗《阿诗玛》 刘 纤 (856)

散文创作谈

- 散文创作谈 秦 牧 (860)
关于散文的意境、感情和主题提炼 谢 树 (869)
散文与我 何 为 (877)
我的自勉 秦 似 (887)
报告文学写作漫谈 徐 迟 (889)
报告文学的写作 理 由 (909)
我是怎样写报告文学的? 黄 钢 (932)
关于《南泥湾》的写作 吴伯箫 (967)
我是怎样写《访问高士其》的? 陈伯吹 (970)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973)
《船长》的采访和写作 柯 岩 (977)
谈谈《巍巍井冈山》的创作 紫 风 (981)

儿童文学创作谈

- 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 张天翼 (985)
飞翔吧, 科学诗, 在祖国的蓝天 高士其 (996)
创作琐谈 胡景芳 (1006)
我写小说 任大星 (1017)
从儿童生活出发 从儿童特点出发 鲁之洛 (1025)
《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写作经过 刘厚明 (1036)

《闪闪的红星》创作琐谈	李心田	(1041)
从《小兵张嘎》谈起	徐光耀	(1046)
我是怎么写出《石子小粒粒》的	邬朝祝	(1053)
《红红的雨花石》的创作经过	海笑	(1058)

剧本创作谈

浅谈生活	丛深	(1064)
给青年作者的一封信	邢野	(1071)
漫谈主题思想	崔德志	(1080)
情节、结构	胡可	(1085)
话剧和话	张仲朋	(1097)
《甲午海战》写作谈	朱祖贻	(1103)
从剧本《吉鸿昌》想到的	陈立德	(1115)
漫谈《闪闪的红星》的改编	陆柱国	(1128)

创作道路

写诗的经过	何其芳	(1153)
我这三十年	康濯	(1184)
起步艰难	碧野	(1193)
从童年谈起	管桦	(1199)
我与新诗	蹇先艾	(1215)
我是这样摸索过来的	陆地	(1220)
我是怎样写起诗来的	苏金伞	(1226)
生活与文学道路	王浩	(1232)

- 我学诗的历程 青 勃 (1258)
回顾我走过的路 蒋子龙 (1276)

答本书编者问

- 答本书编者问 贺政民 (1281)
习作答问 包玉堂 (1287)
我的创作体会 李惠文 (1300)
答本书编者问 刘 真 (1309)
答本书编者问 叶蔚林 (1315)

编后记 (1319)

谈诗

郭小川

××同志：

……

从你的来信中，相信你没有把我看作是为寻求成功的秘诀和创作捷径的人，所以，我愿把学习创作上所遇到的一些苦恼坦率地披露给你，想是可以得到你的意见的。

一、我开始学诗于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以后，曾零零星星地发表过几首。起初写起来还觉得容易些。时间久了，就越来越觉得难了，一首诗常常构思一两个月，艰苦地写成了，往往还是没什么特色，甚至连自己也不满意。思索起来，生活激情还是有的，也不乏题材。这是技巧的问题呢，还是生活基础的问题呢？报刊上很多人谈“提高的苦闷”，但我总觉得没有一个具体的路子可走。这个问题你的看法如何呢？

二、写诗的人，除了在观察、分析、提炼生活之外，还应该在读书方面练哪些功夫，特别是对于一般业余作者来说，看哪些书收益会大些，如何向外国、古代作品学习？

三、诗歌的发展方向、主流，报刊已讨论了很久。民歌体有点“死板”，自由体广大工农群众又不易接受，你认为什么样的形式才是我们时代的诗风？我想总应出现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形

式和格律。它将是怎样的，我不知道。

我想无论怎样，诗主要是抒情的。若能用平白而又清新的语言，抒发激越、浓重的感情，这样的诗就算好诗，这个看法可对？

四、你在写一首抒情诗时，用什么把诗情串连起来：是意境的发展呢？还是“情节”或“人物”呢？怎样选择一首诗的“韵”，主要根据什么？……

致

勘探者最崇高的敬礼！

× × ×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深夜山中

× × 同志：

你上次来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真难住了我。我想了许多天，还是找不到答案。本想先向你索取高见，得到你的启发以后再共同讨论。可巧，另一位同志最近也同我谈到这一类问题，他的见解引动了我的思路，我可以向你陈述一点看法了。请指正。

一、你在第一点中说到的情况，跟我学习写作过程中感受到的一样。难！的确是难。可是，有的同志却鼓励我说：知道难，就说明有了一点进步，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正是此意。这种鼓励，对我是不相当的；而对你，也许恰合实际。那么，难，究竟难在哪里？我以为，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要求从革命发展的伟大现实中提炼出诗来，用以概括生活，推动革命。既然如此，就得有对革命现实的真知灼见。有实实在在的革命情怀，把人民群众的心声铭记在耳，感念在心，然后提炼为诗的语言的晶体。我们常说：要有新的见解，新的发现！这话听来很对，可是这“新”又从哪里来？只能从革命现实的新发展中来，只能从人民群众的新

的心声中来，这当然就难了！如果相反，象那种与革命背道而驰的、自命不凡的“诗人”那样，胡言乱语，瞎说八道地编出一些只有他们的主子才需要的韵文来，不客气地说，那容易得很！有人说：他们政治上虽然反动，艺术上却还可以。我看：不，决不！我们的革命诗歌，即使在艺术上也比他们高强百倍。

当然，我们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当然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在通常情况下，主要是因为：（一）深入生活不够；（二）认识生活不深（这是与作者的思想改造程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和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创作实践经验分不开的）；（三）提炼生活不精（这与创作者的艺术修养、创作经验有关，或者还没有把握诗的特点，或者缺少足够的严肃性，浅尝即止，仓促成篇）。这几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也是我们写不出好诗的致命环节。这一条不解决，别的便无从谈起。现在，到了痛下决心的时候了！到了行动的时候了！到了不说空话、带上行装出发的时候了！

我们都已熟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最根本的，恐怕是使作品表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现实主义呢？最根本的，恐怕是从革命的实际出发。而这两者都是要从革命斗争中来，从革命生活中来，决不是只说几句“豪言壮语”，或者随便抓住一点生活的表面现象就可搪塞过去的。可惜，我们许多诗，正犯了这样的毛病。

你是勘探队员，本在群众生活中，但也未必没有深入生活的问题。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全心全意地为群众服务，倾注全部精力、寄托全部身心于群众的事业中，并且不断地刻苦学习，谛听群众的心声，深思革命的发展，对于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不

息地去寻求答案，这对于生活在群众中的创作者说来，恐怕是最重要不过的了。这可以说是真正“深入”的标志。

至于你所说的“具体路子”，我更觉难以插嘴。你说：“一首诗构思一两个月”。这并不算很长，写东西就是这样，有时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构思一篇东西的。你提到“构思”，我觉得这是抓住了关键的。是的，在每写一首诗时，还得首先从构思上多下苦功夫。不可想到个题目就写，还是要仔细想想：这个题目（指的是主题、内容）对于读者到底有没有意义，有多大意义，是否说到他们心里头去了？想了之后，如果真正觉得心里已经满怀热情，非写出它不可，那就再努力向纵深发展，看看能否使它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广阔的规模、更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一经确定要写，那就要象打仗时指挥员下了决心一样，啃定它，咬住它，不写好不止。

上述的说法，可能是文不对题，这难道就是“具体路子”吗？我不知道。但我深信在写作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挑选和提炼主题，是确定作品的内容。这时，你的脑中或笔下一定会跳出一行行使你称心满意的句子，一个个使你感动的场面。然而，你不能叫它们牵着你跑，而要让它们服服帖帖为主题服务，否则，就狠心把它割爱。

那么，怎样使作品具有特色呢？特色有两个：一是时代特色；二是个人特色。时代特色是第一位的。没有时代特色，恐怕谈不上值得追求的个人特色。我们还是更多地考虑一下时代特色吧！个人特色的最根本的东西，还在于对于时代和生活开拓得深广，并有独特的建树。其它，恐怕还是比较次要的。而且，特色这东西，是作者的全部气质和全部修养在创作上的综合表现，未必是一相情愿的追求所能奏效的，“功到自然成”，在刚才说的那

些基本功上努力，慢慢就会有相应的收获。

二、关于读书，我更没有什么自己的见地。一般地说：在你涉及的这个范围内——文艺书籍的范围内，当然一切好书都值得读，少数有代表性的坏书也可以读（学学反面的教训）。若再比较，“哪些书收益会大些”，我以为是：现代的革命文学作品（包括理论批评书籍和文字）！其中，又特别是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和他的诗词。

关于外国和古代，如在你有限的时间内分个缓急，我看还是给外国的现代革命文学作品和中国的古典进步文学作品以优先的地位。这理由，是毋须多说的。

学习，都是为了创造，抓住这一点，就行了。

三、关于形式，这几年，已经有很多讨论，此中不无有用的见解，这里，就用不着重复了。你说：“诗主要是抒情的”，这话，我信服。但是，诗之所以有别于其它语言艺术样式，恐怕还在于它的有规律的音乐性（即韵律）。我想，抒情性和音乐性，大概是诗的两大特点（别的重要特点一定还有，我说不上来）。而这两者，又有密切的联系。语言的音乐性不谐合的诗，定会在相当程度上损害它的抒情的效果。

诗的抒情性问题，主要是内容问题。为避免造成混乱，我们必须在这里补充一下：“情”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它的根基是思想。思想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提到这一点，便和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上的讨论衔接了起来。

音乐性问题，则主要是形式问题。这几年关于形式问题的讨论，其实，主要是围绕音乐性这个问题进行的。只要谈到音乐性，就不能不考虑到群众化民族化问题，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了。而要解决音乐性的群众化民族化问题（附带说一句：群众化民族

化问题的内容比这广泛得多，这里仅仅说的是音乐性问题），自然只能着重向民歌和古典诗词吸取营养。

吸取营养，当然是为了创新。创新，又不外两个方面：一，利用原有的格律，根据新的生活和现代口语的要求使之“推陈出新”，例如京剧及其它各剧种演革命现代戏那样；二，吸取原有的格律，根据新的生活和现代口语的要求，创造新的格律。我看，这两个办法，都是可行的。

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无论哪一个，根本的途径在于实践，在于总结“五四”以来、特别是全国解放以来，在这些方面的实践成果，离开这些成果去讨论问题，很可能陷于空谈。作为学习写诗的人，未尝不可在学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在学习民歌和古典诗词的过程中进行自己的试验。在大家的试验中逐步积累经验，逐步取得广大读者的支持、审正和批准，才能有个令人满意的結果。这个工作，不是少数几个诗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得了的，象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需要千百万读者的参与，也需要长时间的探索。现在，事实上正处在这种试验的过程中。许多种不同或不尽相同的音韵形式都在经受着考验。正如你说：“自由体”是广大工农群众不易接受的。这里指的是那些连韵脚也不押的纯粹“自由体”，现在的确已不多见，脍炙人口的名篇更少。看来，押韵已成为普遍的趋势，这也正是考验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押韵脚的“自由体”不是很多吗？至于“民歌体”，我们可不能轻易说它“死板”，它对于特定的内容显然是适应的，数以万计的民歌手还在使用它，而且一直不乏佳作。由于它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正应加以提倡，当然也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其它的各种试验，都可以放眼观之，不必忙下结论。

将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可能说得很精确。看来，

仅仅“归于一统”（即只一种音韵形式）是不大可能的，生活如此丰富，仅仅一种如何够用？大概会有那么几种（说不定也许在十种以上）为广大群众所赏识、所熟悉、所应用、所习惯，作者们也不用象现在这样大受音韵之苦了。

四、一首诗，用什么把诗情串连起来？一般抒情诗，我以为，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以情绪（感情）的变化和层次来贯穿的。与其说是意境，不如说情绪（或感情）更为确切。因为，既叫“抒情诗”，自然应该把“情”放在第一位。我再补充说几句：抒情诗如果说难，就难在这里。没有情，就没有诗。可是，革命诗歌只能抒革命之情，抒人民之情，抒无产阶级之情。要抒革命之情、人民之情、无产阶级之情，就要作者自己心中有之，而且，要很强烈，很丰富。如果自己没有，硬去抒，当然抒不出来。其结果呢，或者是，干巴巴地“无情”，或者是，无产阶级以外的什么阶级之情，二者必居其一。所以，你说：好诗“要抒发激越、浓重的感情”，我看是很对的。

至于叙事诗，那是介乎诗与小说之间的一种样式，当然要用“情节”或“人物”串连。“情节”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历史。

怎样选择一首诗的“韵”，主要根据什么？在我的学习写作中，几乎说不上什么根据。你知道，我写短诗或较短的诗喜欢一韵到底；比较长的，也不爱每段换韵，总是随着情绪的变化和层次，至少两段以上才换韵。一首诗中也尽可能不用三个以上的韵。养成这个习惯以后，短诗当然可用窄韵，长诗就只能用宽韵了。选韵时，在理论上，我承认情绪昂扬适合较强的音韵，可是，在实践上，往往把先跳出来的自己满意的句子的尾字，作为全诗的韵。

以上云云，都是一些随感式的议论，不可能有什么价值。我

觉得，作家的经验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大都难以推广。何况我这个很不成熟的学徒。好在开头已说过这封信的主旨，就不必再罗苏了。

谨祝
工作顺利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日深夜于广州

(这是郭小川同志一九六四年为答复一位作者而写的一篇文章，原题《关于诗的信件往还》。)

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

李 季

《文艺报》编者要我写篇学习民歌的经验。民歌，这是劳动人民艺术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这是一个浩瀚的大海。以自己的浅学和短暂的摸索学习，要来写什么系统的经验和学习心得，这实在是难以胜任的事。加之，由于工作关系，过去自己所接触的也只局限于陕北三边一地（对全国范围来说，这仅是一个很小的角落）；目前又是因事来京，一些必需的材料，都不在手边。这里所能写的，只是根据最近六、七年来，自己在向民歌学习的过程中，所摸索到的一些片断体会和零星感想。

我之开始学习民歌，最初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劳动人民是有艺术创造才能的，民歌，这就是人民文艺的主要宝库之一（这当然是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所得到的启示）。那时，我尚是一个县、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我之所以说“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这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间，或也阅读和试写过一些文学作品，并且，也还具有相当浓厚的那种和我同样出身的人们所同具的小资产阶级的自大狂。虽然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自己也没有读过多少文学名著，没有写过什么出色的作品，但是，对人民口